



刚进厂上班的第三天，王小雅就跟明惠发生了冲突。事情是这样的，下午四点多，做了大半天工的王小雅，觉得又渴又累，看到一旁的桌子上放着个保温杯，她顾不得许多，上前一把抓住保温杯就要喝水。这时，坐在对面的明惠突然尖叫一声，像疯了一样朝她扑过来。明惠想从王小雅手里夺杯子，王小雅本能地递过杯子，就在双手即将接触的一刹那，杯子从王小雅手中滑落，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碎了。

王小雅顿时惊呆了，木木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明惠气得眼含泪水，哼了一声，甩手回到自己座位上。

看俩人在怄气，段长郭敏走过来，一声不响地弯腰捡起保温杯，在眼前晃了晃，听到哗啦哗啦的声响后，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王小雅喃喃地说，我不是故意的。

明惠大声呵斥，不经允许，谁让你喝我杯子里的水？

王小雅平生还没遭受过这样的屈辱，气鼓鼓地说，不就一个杯子么，我赔你就是。

明惠依然阴沉着脸，我也没说非让你赔！

下班后，王小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街上给明惠买杯子。刚走到大门口，郭敏跟上

保温杯

■邵远庆

来，小雅，是打算给明惠买杯子吧？我陪你一起去。

王小雅点点头，委屈的眼泪还是禁不住夺眶而出。郭敏说，你知道明惠的背景吗？

王小雅摇摇头。

你刚来，还不了解内情，其实明惠也是为你好。郭敏叹口气说，明惠是个苦命人，前些年她父亲打工摔断一条腿，母亲常年有病，她只好辍学出来打工。为了多挣工资，先是在洗脚店上班，而后去歌厅陪酒，最后发展到出卖肉体。发现自己得了那种病，她才罢了手，来这里靠打工挣钱给自己治病。别人都不敢跟她接触，你却用她的杯子喝水……还不明白吗？

王小雅吃惊地瞪大眼睛，半天没回过神来。王小雅突然一把拉住郭敏的手说，郭姐，保温杯以后再买，咱们先回吧。

发工资的时候，王小雅从里面抽出几张百元大钞，按照郭敏提供的地址，悄悄寄给了明惠的父母。除此之外，王小雅还去了趟商店，给明惠买回一个粉红色保温杯。王小雅知道，明惠平时要吃药，一日三餐离不开热水。

王小雅发现，明惠使用新保温杯的时候，不再把杯子放在原先的桌面上，而是悄悄藏进自己背后的工具箱内。

王小雅笑了笑，像是故意在跟明惠作对。王小雅轻手轻脚地绕到明惠身后，打开工具箱，端起保温杯就要喝水。

明惠发现，慌忙起身去抢，王小雅却迅速跳开了。明惠很无奈地说，王小雅，桌子上明明放着一一次性杯子，你干嘛非要要用我的保温杯？

一次性杯子不卫生，我就喜欢用你的保

温杯。王小雅嬉皮笑脸地说，水喝完可以再倒，干嘛那么小气嘛。

明惠欲言又止，只能很无奈地眼瞅着王小雅一口接一口把水吞下去。

明惠看见周围三三两两的人正私下里对她们指指点点，似乎在悄声议论着什么。

明惠心中像塞着团干草一样难受。她突然生出一股怨气，王小雅不是在故意找她的难堪嘛！

明惠赌着气，起身去了宿舍。这里既然没有自己生存的空间，何必再死皮赖脸地做下去！明惠想。

明惠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正准备离开，突然又觉得，自己这样不吭不哈、窝窝囊囊地走掉，岂不是便宜了王小雅！明惠想报复一下王小雅，让她从此长点记性。明惠开始翻王小雅的柜子，刚拉开抽屉，一张汇款收据立即呈现在她面前。怪不得家里打电话说已经收到她的汇款，明惠还正为此纳闷呢，这段时间，自己没往家里寄钱哪！

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明惠的双眼。

明惠重新踏进车间大门的一刹那，看到所有的工友都聚集在一起。段长郭敏正举着明惠的那个粉红色保温杯对大家说，看到了吗，这是明惠的杯子，我先带头喝一口，还有谁敢喝？

我敢！我也敢……大家忙不迭地接过保温杯，每人都畅快淋漓地喝上一口——保温杯很快在工友们手中传了个遍。

明惠赶忙退了出来。她转过身，放眼朝远处望去，本来就是暖春时节，厂区的鲜花正开得争奇斗艳。景色多美！明惠遗憾自己此前竟然没能发现。

那最俊最美的女孩

■于华

今年3月，我去濮阳参加省语文学会的活动，回来时从郑州转车，坐地铁到二七站时已是下午四点。

我挎着包拉着箱子，“咕噜噜”走出地铁车厢，随着人流来到出站口。仰面一看，嗨，三四十级又高又陡的台阶，左右两侧没有电梯。

我一提箱子，才觉得特别重，少说也有四十多斤，都是这次参加活动时收到的书刊。可眼下，提着这么重的箱子上这么高的台阶可真不是件易事。

果然，才上了两三级台阶，我就累得大口喘气，痛恨自己回来之前咋就没舍得把书精减大半。再仰脸看看，那伸向高处的几十级台阶，简直就是“蜀道”，就是“天梯”！

忽然，我看见两个年轻女孩，手拉着手，像一对撒欢的小鹿，从“天梯”上轻快地跑下来。一阵春风扑面，其中个子高些的俊美女孩突然在我面前停下来。由于惯性，她的身子闪了一闪方才站住。另一个女孩没停住脚已经跑到我的身后。

“我帮你掂上去吧！”俊美女孩说。我喜出望外，连声说“好”。俊美女孩对另一个女孩说：“你就在这儿等等我吧！”那女孩微笑着点点头。俊美女孩掂起箱子，转身就往台阶高处奔去。如释重负的我跟着她一级一级往上登。

终于来到阶梯尽头的宽大平台了，我以为这就是出站口，正要表示感谢，不料女孩掂着箱子往右一拐继续前行。我跟过去一看，哎呀，眼前又有一道又高又陡的阶梯。

看着女孩侧着身子掂着重重的箱子奋力攀登的背影，我既感动又心疼。看她也不过十八九岁，娴雅而矫健，清纯而秀丽。直觉告诉我，她和另一个女孩很可能是郑州某高校艺术专业的学生，趁周末出来游玩的。

登上第二个宽大平台时，我又一次误以为出了站，结果还不是。登上第三个平台后，眼前又是三四十级台阶……这时的我，

虽然只挎了个小包，却已累得腰酸腿疼大汗淋漓，看着前边尽力为我掂着箱子的女孩，我感动、心疼又敬佩。算了算，这台阶加起来至少一百多级，我第一次来这儿，事先是不知道的，可对这女孩而言，即便她是第一次来，由于她是从上而下进站，所以，这阶梯的高度尤其是掂重物攀登的难度她是很清楚的。本来，她们二人与我擦肩而过无可厚非，然而，就在她和一个需要帮助的陌生老人偶遇的那一瞬间，她却毫不迟疑地停住脚，热情主动地伸出手。我扪心自问，假如我是她，遇到这样的事情，能做到她这样吗？“难，很难……”我分明听到心中的“我”怯懦而老实的回答。

地铁站外，灿烂得有些耀眼的阳光把俊美女孩红润脸蛋上的汗珠照得晶莹闪亮。我喘着气，一句感谢的话还没说完，女孩就放下箱子甜甜一笑，一转身往站口跑去了。

纵然若失的我把肩上的挎包放到箱子上，喘气、休息……

看见挎包，我心中突然一动，急忙往地铁口冲，因为我猛然想起挎包里还有自己新出版的两本文集，都是中学生大学生喜欢的读物。“哎——哎——”我不知道女孩的姓名，只能这样高喊。不巧的是，一阵出站的人流顺着阶梯涌上来，哪里还有俊美女孩的身影！我急得跺脚！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我心中的后悔之情却与日俱增，纠结成“病”。自从那天从郑州回来后，我常在梦里“哎——哎——”着拿着两本书又追又喊。老伴开始不知道咋回事，问我犯啥神经，听我讲明了原委，她也很感动，说你有啥办法找到那女孩呢，我说，那就写篇文章发到报刊上。

我心中最俊最美的女孩，盼你能看到这篇文章，盼你还能毫不迟疑地告知你的姓名和地址，这样，我才能在你再次的帮助下，得到如释重负的轻松。

“哎——哎——”，最俊最美的女孩，你听到我的呼唤了吗？

打铁人

■周新民

在诞生了干将莫邪的土地上
自古不乏打铁人
在拥有华山夔门的国土上
永远不缺剑之雄魂

自身硬朗
担起天下重任
山峰的身軀
不可撼动的脚跟

抡起铁锤千钧
火光溅射喷泻
春风吹放的梨花
满天耀眼的星辰

照融了冰雪
染红了流云
田野金黄连着绿茵
草原羊群伴着牛群

脑海清澈晶莹
再没有浊浪翻滚
洗净囊虫霉菌
永葆纯洁的灵魂
心田阳光灿烂
再不入歧途迷津

高粱秆结捆捆玛瑙
甜橙树长坨坨黄金
沐浴于滇池北海
让手脚无一丝灰尘

钢钎与铁锤
让高铁穿山飞奔
铁犁与锄板
把四海荒漠耕耘

一道道钢铁闸门
丹江口清泉涌向京津
一条万里油气管道
从天山通向海滨

一条大船
是一座海上的城镇
船上的铁鸟
是护卫家园的鹰隼

精致的月车
是送给女儿的礼品
一扫千年孤寂
玉兔嫦娥能不开心

跟紧这打铁的人
听他教咱如何打拼
千年梦想即将成真
大约明天凌晨



秋

■赵佩佩

思念

清晨
片片思念
在清风中飘舞
落在飘落的秋叶上
化作一叶孤舟
漂向心的岛屿

回忆

午后
倚靠在墙角
忘记一时忧郁
思绪浮在金黄的小路上
微微扬起嘴角
静静倾听天使的歌唱

落叶

傍晚
听风吹树叶沙沙响
看空气中飘动的落叶
让它带走所有忧伤
散落下的记忆
随风飘逝
无影无踪